乡村“蝶变”背后的“中国密码”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立身之本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固本之举。

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农村地区的发展有了“主心骨”和“领头羊”。基层党组织在农村产业发展、脱贫攻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着“火车头”的作用，领导中国广大乡村实现了破茧化蝶式的变化。

“捧”出来的“国民小吃”

上世纪90年代初，地处闽中山区的沙县小城已经在改革的春风中苏醒过来。一些农民或沿穿城而过的沙溪东出南平到福州，或沿着鹰厦铁路西过三明至厦门，挑着担子在城里叫卖家乡小吃。

然而，他们绝不会想到，20多年内会有6万多名乡亲跟随他们的脚步走出沙县，走向全国，创造一个营业额超百亿元的产业。

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沙县，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上世纪90年代中期，沙县县委、县政府发现经营小吃能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后，遂迅速引导农民走出去，开办“沙县小吃”。

1997年，县里牵头组建了沙县小吃同业公会，成为沙县小吃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紧接着在第二年成立了小吃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并从各部门抽调人员，建立“沙县小吃培训中心”。

在小吃办的领导下，各乡镇开始进行关于沙县小吃的宣传引导和组织培训，大批农民由此走出沙县，悄无声息地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占领了街头巷尾。

“当初走出去都是干部带群众，邻里带亲戚。但是沙县小吃能做到今天这个规模，背后靠的是党和政府的宣传和引导。”沙县小吃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鑫说。

20多年来，当地党委和政府对沙县小吃的“呵护”一以贯之，总是在紧要关头站出来，引导小吃产业的健康发展。

近些年来，伴随着国内消费转型升级，沙县小吃原有的“夫妻店”经营模式逐渐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由于缺乏统一标识、统一标准，沙县小吃“脏乱差”的印象成为其发展的瓶颈。

2016年以来，沙县县委、县政府通过提升经营模式、加快品牌推广、延伸小吃产业链等措施，推进沙县小吃公司化运作和连锁化经营。

在这个过程中，沙县县委通过加强驻外党支部建设，推动小吃公司连锁化运营，取得重大突破。据沙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志宗介绍，沙县在外有流动党员1273名，其中就有952名从事沙县小吃。在驻外支部引领下，目前沙县小吃连锁加盟店数增长到1896家。

在杭州经营了14年小吃生意的陈祖生说：“我们也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但是作为个人力量很小，很难改变什么，关键时候还得靠党和政府引导。”

依托打造小吃全产业链，沙县小城的相关产业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家主营饺子和馄饨的沙县小吃供应商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每天产出一吨左右饺子，全县每天向外发出的冷链物流卡车有6辆，这些在之前都是没有过的。

“不说别的，现在全县每天使用的小葱就要两万斤。”这名供应商说。

沙县副县长乐荣光在2018年中国小吃旅游文化节上说，沙县小吃全产业链有望于2020年初步形成。沙县决心到2035年培育出产值600亿元以上，具有较强竞争力、链条完整的产业集群。

连家船民上岸拥抱新生活

2019年1月13日，下岐村的张素青格外忙碌。这一天，是她儿媳妇进门的好日子。

时间倒回到20多年前，迎娶岸上姑娘，似乎是张素青这样的连家船民难以想象的。

由于历史原因和渔民原有的生活习性，福建省福安市下岐村渔民长期以来在渔船上生产生活，“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一家几代挤在一条渔船上，生活条件异常艰苦。

由于艰苦的条件，鲜有岸上的姑娘愿意嫁到船上，而船上的姑娘大都选择上岸。下岐船民的新生活始于1997年。得益于福建省实施的“造福工程”，当地政府出面征用土地，彻底解决了下岐村船民上岸定居的问题。

郑月娥依然清楚地记得船民上岸定居的第一天夜晚，“整个村子灯火通明，一方面是因为渔民长期以来适应了船上摇摇晃晃的生活，上岸睡在床上不适应，出现了‘晕床’现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住上了梦寐以求的有水有电、能够遮风挡雨的房子，兴奋得睡不着。”郑月娥说。

起初，连家船民对上岸定居虽然心生向往，但仍有很多顾虑：搬上来吃什么、做什么？郑月娥说，党支部通过“水上党支部”“水上党校”等形式，将党的最新政策传递到每一个渔民，同时，党员带头搬上来，再通过各种方式解决渔民子女教育和就业问题。

如今，搬迁上岸的船民已经实现了安居乐业的梦想。一部分发展水产养殖和海洋捕捞，一些人则进入商贸服务业。

在搬迁上岸前的1996年，下岐村人均纯收入不足千元，到2018年增长到近两万元。

▲空中俯瞰浙江省长兴县小浦镇合溪村箬岙新村（资料图片）。**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全村782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只有9户，而且他们已经在2017年全面实现脱贫。整个渔村面貌焕然一新，实现了祖祖辈辈的家园梦。

连家船民上岸是福建省宁德地区减贫脱困的一个缩影。

宁德地区属于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曾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被称为东南沿海的“黄金断裂带”。

30年来，宁德因地制宜地制定脱贫方针，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形成了精准扶贫的“宁德模式”。宁德模式的关键在于抓党建促脱贫，把党建力量凝聚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千万工程”助推乡村“美丽转身”

横溪坞村位于浙江省安吉县孝丰镇西北部，是典型的江南花园式山区村，“水清、路平、灯明、村美”，在穿村而过的公路旁，村民们利用回收的电子垃圾制作了一面文化创意墙，向过往行人宣示着他们的环保理念。在这里，农村不再是“脏乱差”的代名词。

横溪坞村变化的背后，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万千农民携手共建美丽家园的生态变革。

2003年，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拉开了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序幕。

生态环境的改善从观念转变开始。据横溪坞村党总支书记裘松伟介绍，在“垃圾革命”过程中，每个共产党员都带头参与进来，每人联系3至5户村民，指导他们实施垃圾分类和减量。同时，党员还与环保志愿者和残疾人一起，利用一些回收物品制作创意作品。

如今，横溪坞村村民的环保意识已经大大提高。通过垃圾回收利用，这个有1100多人的村子每日产出的外运垃圾已经从2013年的1吨减少到100公斤左右。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着党支部。”裘松伟说，通过加强党建，支部的力量更加凝聚了，党员意识也加强了。

安吉盛产白茶，横溪坞村集体有200多亩茶园，每年采茶旺季，采茶工短缺，全体党员都是带头先将集体的茶叶采摘完后，再采自家的茶叶。

“对老百姓不能只讲大道理，更看具体事情上党员是怎么做的。”裘松伟说，这些年来，通过一件件老百姓感受得到的事情，党员的威信在群众中树立起来了，党支部成为带领全村谋发展当之无愧的“火车头”。

有了村民的支持，横溪坞村党支部紧紧抓住白茶、毛竹等传统农业，先后成立白茶加工企业、创办毛竹合作社，每年实现利润400余万元，此外，还在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方面发力。目前，村里已有精品民宿6家，农产品产销一体经营户6家。美丽环境带来了“美丽经济”，“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村庄变美了，创业途径多了，许多走出去的年轻人又回到村子，给村庄带来更多活力。“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出去的人慢慢再回到村子里。”裘松伟说，“美丽乡村建设成不成功，要看是出去的人多还是回来的人多。”

（**记者郝王乐、林晖、班娟娟、马剑、康淼、邰晓安**）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宁德：要当农村『领头雁』，先过十九道『筛子』

宁德村级换届选举要实行村级初审、乡镇审查、县级联审，公安、纪委、土地等19个部门联动对候选人逐个“过筛子”审核

当地还通过挨家挨户走访，利用村广播、村务公开栏等方式旗帜鲜明地告诉大家该选什么样的人，不该选什么样的人

新华社福州1月20日电（记者项开来、郑良、王成）记者近日在闽东宁德蹲点采访发现，在刚刚结束的村级组织换届中，当地着眼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使命任务，以建强农村党支部为抓手，拓宽用人视野，选好“领头雁”，换出了乡村振兴新气象。

“先选好人再选能人”

“这是十九大后首次村级换届，把关之严前所未有。”宁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告诉记者，选举中坚持“先选好人再选能人”原则，把政治素质放在首位，突出实干导向，以事择人，严把资格审核关。

前科劣迹人员坚决排除在外。“这次换届，有5名参选人在资格审查时被劝退了，其中4人是赌博前科人员或存在违建等问题。”水门乡党委书记游美英告诉记者，往届的资格审查由于部门之间信息联通不够，一些问题难以被发现。今年实行村级初审、乡镇审查、县级联审，公安、纪委、土地等19个部门联动对候选人逐个“过筛子”审核。

此次村级换届中，宁德共取消1789名村、社区“两委”候选人资格，其中包括书记、主任候选人677人。

“挨家挨户走访，利用村广播、村务公开栏、微信公众号等做好党员群众宣传发动工作，旗帜鲜明地告诉大家该选什么样的人，不该选什么样的人。”宁德市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陈梅仔说。

扫黑除恶为村级换届营造了良好氛围。多位接受采访的乡镇干部告诉记者，以前的村级换届中，宗族势力乃至黑恶势力干扰，诸如为一方候选人站台，贿选拉票，威胁、打击竞争对手，候选人名单要报村里“老人会”等乱象不同程度存在，但今年的氛围完全不一样，扫黑除恶打掉了一批农村黑恶势力，形成有效震慑。

选优配强农村“带头人” 换出新气象

福安市坦洋村523户村民，家家户户种茶。

“这次换届，大家积极性很高，很多外出人员也回来投票，我们对村干部的期盼只有一个：带着大伙儿把坦洋工夫茶做好，卖个好价钱。”村民代表林茂清对记者说。

坦洋村党支部书记李钦说：“目前村里有30多家小型茶企，茶叶不愁销路，但品牌价值还不高，缺乏特色产品和龙头企业。换届后，村‘两委’班子将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打造4000多亩的生态茶园，培育一批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把住质量关，把坦洋工夫茶的品牌擦亮。”

像李钦一样，宁德市新一届村级组织“带头人”作为乡村振兴“领头雁”，给农村发展带来了新思路、新气象、新希望。福鼎市赤溪村党总支书记杜家住说，村集体与当地企业合作成立赤溪旅游开发公司，村委占49%的股份，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望在去年80余万元的基础上再创新高。

此次村级换届，宁德注重从农村致富能手、专业大户、外出务工经商人员、退役军人等人员中物色“双带”型优秀人才，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后，年轻人多、高学历人才多、经济能人多的“三多”趋势明显。

“实施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一届村‘两委’班子重任在肩，必须选好配强。”宁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学斌说，“全市2135个村、188个社区一次性选举成功率达100%，班子成员文化程度、经济能人比例大幅提升，结构大为优化。”

期盼更多年轻人扎根农村振兴乡村

记者蹲点采访发现，村级换届夯实了乡村组织振兴基础，但当前一些乡村仍然面临产业发展难、村民致富难、人才引进难等问题。

蕉城区溪边村户籍人口500多人，常住的仅有100多人，村民靠种植毛竹为生，村集体收入为零；霞浦县半岭村户籍人口860人，外出务工人员超过七成，留守老人主要靠茶叶种植、中草药种植为生，但由于规模很小难成气候。

溪边村党支部书记周苏飞说：“上级每年补助资金20多万元，目前村里规划建设生态竹笋、蔬菜加工厂，但苦于没有更多劳动力回来。”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郭学斌说，针对乡村发展面临的困难，组织上不断加大扶持、培训、保障力度，落实乡村人才振兴计划，提高村干部待遇，因地制宜帮助对接产业，发展生产，提升造血能力。

新疆：多民族村“闽味”春晚送别返乡的福建援疆干部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丁建刚、潘莹）过了腊八，新疆二十里店村的乡亲们就琢磨着过大年，用一场热热闹闹的“春晚”，为即将返乡的援疆干部送行。

二十里店村是新疆呼图壁县的一个多民族村，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三个民族。受益于援疆政策，过去的一年间，村里的变化惊人，出力最多的就是来自福建的援疆干部。春节临近，村民早早谋划起一场“闽味”春晚，向准备返乡的援疆干部表达感激之情。

经过数周准备，在援疆干部即将返乡前夕，二十里店村一场歌颂援疆情的迎新春联欢会红红火火开幕。变身“大明星”的乡村文艺队的演员们一上台，全场都沸腾起来。演员们精神振奋，节目精彩纷呈。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作为亮点节目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学唱难度系数五颗星，被这支村级文艺队演员们唱得有模有样。

2018年5月，在福建援疆前指部署下，福建援疆干部邱志宇负责在二十里店村组建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文艺轻骑队”。起初不少人普通话都讲不好，更别提学说闽南方言了。

但令邱志宇倍感意外的是，村民们文艺素养好，起初，每个人在手机上下载歌曲，一遍遍听，然后跟着哼唱。到后来，在他的指导下，已经可以对照闽南语歌词，逐字逐句演唱了。还有兴趣浓厚的村民，强烈要求邱志宇在任期结束之前给他们多教几首闽南语的歌曲。

文艺队吸引了村子里众多文艺“大咖”，从起初仅有三五人愿意参加，到后来村民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如今已形成近20人的固定团队。

会唱闽南语歌曲又会唱京剧的热孜古丽是文艺队里的明星，她告诉记者，从村里这个“小舞台”上她收获了自信。“很多人都夸我唱得好，既然歌能唱得这么好，只要我干啥事情用心去干，就能干好。”她说。

2018年，福建省投资700万元，改建全村29条10.6公里的巷道，过去的土路全部按照公路四级标准实施沥青硬化，极大改善了村里的交通，带动了人流物流。当年，热孜古丽以6000元起家，在村口开起了超市，目前虽小，但已开启她的创业之旅，结束了过去靠种地、养殖的传统谋生路子。

日子会越来越好，这不仅是热孜古丽的心声，也是二十里店村民们的心声。2018年，福建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按照中央新疆工作的统一部署，重点在呼图壁县二十里店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闽疆生态文化村”援疆项目的建设，西域香飘打馕农民专业合作社、卫星工厂、“闽疆情”农家乐，一批可带动村民就地就近就业的产业项目落成，越来越多的村民走上发家致富道路。

数次到村民家中听民声、拉家常的昌吉州党委副书记、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长黄鹤麟说，二十里店村有了三个较大的变化，最直接的变化是环境美化、乡风文明、邻里和睦；最深刻的变化是思想认识；最根本的变化是稳定基础，全村凝聚了发展合力，夯实了和谐稳定发展的根基。

这个“全国文明村”是这样“炼”成的

浙江宁波陆家堰村从“脏乱差”到“高颜值”的改革秘诀

新华社杭州1月20日电（记者马剑）一个开奔驰的村党支部书记，一个捡垃圾的村党支部书记，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陆家堰村，两者竟然画上了等号。

晚饭过后，从奔驰车后备厢里掏出“文明督查员”的红袖章，拿上钳子、手电筒，拎起塑料桶，60岁的姚宏法从村委会出发了。作为陆家堰村的村党支部书记，他和同事将挨家挨户进行垃圾分类抽查，村道上看到垃圾会随手扔进塑料桶里。“村里的环境靠每个人努力，我们当干部的就得冲在前面。”

村区域面积1.1平方公里，下辖四个自然村，在册户数365户，户籍人口865人，外来人口1056人。在鄞州区数以千计的村落中，陆家堰村是个非常不起眼的小村。不能靠山吃山，基础设施不健全，交通不是特别便利，村集体经济也刚够“开门费”。

姚宏法早年经商，2008年回归当上了村干部。从此，这个有些人心涣散的城郊区级贫困村，开始脱胎换骨。2017年，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名单公布，陆家堰村获评“全国文明村”。

“很多人问我陆家堰有什么秘诀，我觉得也没什么秘诀，就是党风带民风，党员带着群众一起干。”姚宏法不善言谈，但在规范党支部建设上雷厉风行、身先士卒。

刚到陆家堰，诸多困难摆在面前。新农村建设没有经验怎么办？姚宏法决定出门“取经”，带着村里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一次次去周边地区考察参观。“我们抱着学徒的心态学习每个村的长处，消化后为我所用。”姚宏法说。

2015年，陆家堰开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并向乱扔垃圾、乱堆杂物“宣战”。村中心的广度公园原是杂草丛生、建筑垃圾成堆的地块，姚宏法带领村干部、党员利用业余时间徒手搬运垃圾，从天蒙蒙亮干到日上三竿。

为了节省成本，村干部集思广益，根据土堆的高低起伏设计景观，仅用了8万元就让“脏乱差”有了“高颜值”。“我们村集体年收入不高，买个物件都要货比三家，一分钱得掰成两半花。”陆家堰村妇女主任郭洁洁说。

经过“见缝插绿”的“微整形手术”，陆家堰村转角处一个个垃圾场或乱石堆改造成了景观小品。

最脏最累的活，党员干部来做。“书记头顶烈日清运垃圾，他带头，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陆家堰村村委会主任郁光明1米8的个头，挂在嘴边的话是“我力气大，劳力活我来。”

立规矩，建制度，清旧账，理家底。正如陆家堰的马灯调里唱的那样——“干群合力一条心，干群合力万事成”。

2017年6月，陆家堰率先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目前村里八成以上居民有了垃圾分类的意识和习惯。陆家堰制定了奖罚分明的制度，并成立由村干部、村民代表和志愿者组成的4个监督组，不定期入户抽查。

“如果连续3次被敲蓝章，那么这户村民将被认定为不合格，将无法享受村里的相关福利待遇。”姚宏法说，在明晰的制度和严格的执行下，村民们逐渐养成了自觉分类的好习惯。

年近七旬的陈国英曾是上海知青，如今女儿在上海工作，她自己却选择留在陆家堰养老。“这几年村里越来越美。”陈国英白天干完家务经常去村里的文化礼堂上网冲浪，晚上则变身村头广场的“舞林高手”。

近些天，闲不住的姚宏法正在琢磨着给村里的生活垃圾分类升级换代。“还打算引入乡村旅游，有了好环境，相信陆家堰百姓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姚宏法说。